

意

赵荔红

有些美好的东西是我看到的，
有些美好的东西是在那里为我准备的

思

上海文艺出版社



意思

Bella mihi, Video,
Bella parantur, ait, (Ovid)

赵荔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思/赵荔红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21-3775-6

I. ①意… II. ①赵…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766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特约编辑: 长 岛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意 思

赵荔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75-6/I · 2891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目 录

- 001 第一辑
- 003 七月书简
- 020 芳香年代
- 053 这些都挺有意思的
- 060 赵臭猫二三事
- 071 爷爷和花和故事
- 083 上海·印象
- 095 三女性
- 114 草木
- 119 秋风过耳
- 125 三种时间
- 133 花事一束
- 146 蓝袜子札记九则
- 163 致秧子
- 168 绿衣黄裳
- 181 第二辑
- 183 塞壬的裂变
- 196 三个莺莺
- 218 可能的萨福
- 226 找寻另一个你
- 234 世界终结的地方

239	悲怆的意义
244	恋情是否终结?
249	寻访沈从文
260	杂书乱翻十六则
272	蚂蚁会听见的
276	寻找你的经典
280	江南七诗人印象
289	刺破梦境,纸上的王寅
295	黑陶散文及其他

305	第三辑
307	雾中的风景
311	天边一朵云
314	在旅途
319	马背上的家
325	那些花
330	流着眼泪唱情歌
336	遭遇三格
342	黄山行纪
346	他们
353	梅庵书苑
357	龙泉纪略
369	云南日记
388	后记



请告诉我，缪斯神啊，
请给我讲一讲那个人。

——贺拉斯

新年的诗

豆荚花蛋白的眼眸缓缓张开

小鼻子有点短

猫在树身后磨爪子 爱转身

爱一下子跳过水塘

小心放置香炉 烟很软

宝蓝的晨光穿过竹叶的呼吸

新鲜的空气像冰水

年轻真好 你熟悉的脸

如此坦白 不带一分

意外的惊喜

七月书简

7月10日

我在我们常去的那家茶馆给你写信。你本来应该坐在我的对面。窗外草地如你走前一般明绿，薄薄地泛着灰白的光，想来太阳底下是热辣的。但我无法听见蝉嘶嘶的鸣叫，如我们在东山看到的那种灰褐色的蝉，他们透明的翅膀被雨濡湿了，就飞不起来，趴在草丛，呆头呆脑很可怜的样子。我带来看的两本书，都是你送给我的，上面有你圆圆的字，写着让人微笑的话。一本是但丁的《新的生命》，绿封面看着真是年轻清爽，一本是宝蓝皮贴麻衣的《枕草子》，我们已经有了周作人的版本，因为我欢喜，你在昭明书店就又买了这于雷的译本。那些浅浅的文字，真是让人欢喜且动心的，你说，浅浅的文字，就好像我这个人，没有特别的深度。

你去美国有一周了。张兆和特别喜欢沈从文去外地，因为这样她就可以读到沈从文的书信。我好久没给你写信也没收到你的信了。落在笔下的文字，与日常的交谈会很不同呢。前日一个朋友和我说，收到

我用八行笺写的信，感觉很特别。汉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在美丽信纸上，也需得一个字一个字仔细来读。汉字的性子是慢的，一目十行读得飞快怕是囫圇吞枣吧？金圣叹说，轻将古人妙文，成片诵过，是犯了天条呢。他说得吓人。总之是需反复咀嚼着去理解信中的意思，连同读信的感觉，都需是缓慢的，一些匆忙不得。好的意思，优雅的汉字，美丽的信纸，漂亮的字，还有从容美好的心思，都是搭配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就不美善了，就可惜了。但我们现在，只将写信当作交流信息的工具，交代完事情，一切就结束了。电子邮件自然便利，合乎现代极简生活方式，总让我感觉匆匆忙忙，想表达点好的风情，这样形式下也觉得生硬且别扭，连同表达的风情本身都做作了起来。若是在线交谈，词句都简白、符号化，又听不见好听的声音，分辨不清神色间的繁复意味，这样的交流真是单一枯燥啊。

但现在即便是想将这些念头写在八行笺上寄你，我寄到洛杉矶时你恐已到纽约了吧？你收到时，我的心绪及所在的环境也已全然不同了吧？又没有黄耳，也没有青鸟来帮忙，就是将书信藏在鱼腹中，鱼也游不过大洋去给你吧？若是藏在瓶子中，又如何恰巧就飘到你的手上呢？我听说古罗马时，有将信写在奴隶的头皮上的，待奴隶头发长了，才打发上路，这样信就很稳秘，收信的人需将奴隶的头发剃掉了才能看呢，这样的家书，才是“抵万金”的吧？还听说在西印度群岛，写好信，要等一种树开出两层的花瓣，将信藏在花瓣夹层里送出去，这样的信，一定是芳香极了吧？这都是真有趣的。物以稀为贵，不过，于我们今日加速度的世界看，也太漫长了吧？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了。

刚在《枕草子》中读到这样的话：“将非常长的菖蒲根，卷在书信里的人们，是很优雅的。”若是收到的信中，不夹些礼物，是让人失望的，随

便什么都好，胡枝子，带着朝露的柳枝，一片寡淡的梨花，总要和端正认真写下的信放在一起，收到就别有风情了。日本平安朝的习俗其实是学的中土唐风。《会真记》里写崔莺莺写了伤情动性的书信一封给张生，凄美极了的情词之外，还附着玉环一枚，取其坚洁不渝、始终不绝之意，彩丝、文竹茶碾子各一，喻泪痕在竹、愁绪萦丝之意。书信与物事，都为了传递心意，而其中风情意韵又何止这些？令人辗转摩想，很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味。平安朝的女子给爱人情书，即便是几小时内就可收到，也要附带些什么。因为收信的人，见着东西，体会着心意，想着佳人亲手折的树枝，沉吟半晌磨了砚台，冬日灯下伸了白素手垂了细脖颈一笔一画仔细写来，这是何等可爱的情景呀。这些风致，又岂是我们现在能体会的呢？

既是不能体会，若是这样做，倒是东施效颦。所以我现在也不能寄你书信，又不愿意写邮件给你，不过是先悄悄的写下这些字，等你回家来看吧。土豆，或者我不过是找了个理由来写字吧？你看汉字那样可爱，我轻轻一招手，他们就挨挨挤挤过来，端着各各的脸等我来挑选，我也没有蜜蜂帮忙，凭着感觉挑选好看的汉字，按着我的心思、偏好将他们排列，仅此就心满意足了。最近他们在争论，也要我参与，关于什么是好的散文，说要向以往的散文写作挑战。我回说，我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和特别的观点，因为古人都已经说过了，“辞达而已”，“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是这样理解的：“辞达而已”是说汉字表达的准确性，要准确地将所想的、所听的、所见的表达出来，其实不易，需要很好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我在下笔时，常常觉得“辞穷”，或流于泛泛的表达，这是因为我的观察力的匮乏及想象力的贫瘠，还有，就是我并不真正理解我用以表达的汉字。普鲁斯特趴在蔷薇花丛中大哭，哀叹自己

根本没有写作天分，没有能力将所想的写下来；伍尔夫说她不敢读普鲁斯特的文字，读了她就不敢下笔了。他们尚且如此，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思无邪”呢？这是说文字之间心思的雅正、真挚。常常看到将汉字弄得洋洋洒洒，架子撑得满满当当，且如饭后的阴谋脸上的皱纹一般藏了许多高深术语，（电线杆上缀满了亮闪闪的塑料叶子以为是棵树呢），可是满眼看完，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高明一点的，的确能告诉人们一个概念，一种想法，但真是他思考的呢？抑或是写给“人家”看的呢？文采的确是漂亮的。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真的很有限，我要是敢于、或有能力将我理解、观察和体会的这个世界，用我们雅正的汉字，准确而真挚、坦白地表达，而不是“遮蔽”地呈现，或者仅仅是个空架子，就心满意足了。

还是回到“你去美国有一周了”。（呵，我的心思如此泛漫，就像那种从树脚就长了枝枝桠桠的大树，比如被唤作“千枝”的樟树，或满头满脑都是小扇子的银杏树。）美国。美国。这两个字如此抽象，即便你告诉了我你是在中南部的伊利诺伊州，我甚至上谷歌如老鹰向兔子俯冲一般查了地球上你的位置，还是觉得你是去了外星球了。这要惹那些洋气的人笑话了。但想想，伊—利—诺—伊，因为是音译，这几个汉字排在一起，真是毫无道理，模样古怪，让人咬字不清，无从记忆。我们说汉字是属于自然的，譬如草莽英雄，这个“莽”，原是说一只狗在草丛中窜来窜去，很鲁莽的样子吧？“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森”，人行走在很多很多树木中，日光为之遮蔽，阴翳潮湿，光线昏暗。水声潺潺的“潺”，不但像水流的样子，也模拟了水的声音吧？太阳升到了树梢上，照耀四野，万物就明亮起来、灿烂无可比拟，这就是“杲”字，上日下木，明亮的意义；到了傍晚，太阳下山，落在树木底下了，天就昏黑了，万物陷落在

遥渺幽冥之中，这就是“杳”，上木下日，昏暗的意思。而印欧文字呢？是属于城邦，属于广场，适宜在公众面前演说的，是要面对一大群人，高声大气地滚滚吐出来的。前儿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说，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那种变化万千的音节感、繁复的旋律感，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煽动力，一旦翻译成汉字，这种音节感、气势就减弱许多。至于音译为汉字的外国地名、人名，更加古怪，因为它们脱离了汉字组合创造的自然之境了。何况，当我们在读一个中国地名时，总有许多联想：福建称作“闽”，因为有条闽江，江西有赣江才呼作“赣”；龙泉出产龙泉宝剑，杭州让人想到东坡肉、苏小小墓，蔓延无边——举着的荷花（正当时！）；扬州是“二十四桥明月夜”、乾隆下江南的幢幢画舫；苏州，当然是唐伯虎点秋香的虎丘，且说且唱又扮角色又作旁白满口俚语如今都成了古雅东西的评弹；无锡呢，东林党人书声雨声家事国事也挡不住血雨腥风王朝覆灭……土豆，你说你所在的城市叫 Campaign，译作“香槟”，是这个城市的香槟特别好喝的缘故么？

但我并不缺少对美国的知识。这里那里到处都见着麦当劳、可口可乐、花旗银行、福特汽车；南北战争、我有一个梦想、水门拉链门按摩门，谈论这些就像谈论天气一般稀松平常。还有文学艺术：卓别林，因为他我爱上了电影；纳博科夫（虽然他是俄国人），我讨厌他的刻薄，却赞赏他的机智和见识；海明威，20年代的巴黎公子哥儿莫里斯说因为海明威的小说才发现“原来美国也有文学嘛”；田纳西·威廉斯，是他引我进入现代戏剧之门；当然不能忘记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村上春树说他读了20多遍，不知道是否夸张，但是今天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制造年轻的美国梦的强烈冲动，以及梦幻破灭的绝望和虚无感依旧深切刺激着我。啊，亲爱的土豆，我罗列知识，仅仅为了好奇地问你：为什么

我拥有了这些知识，还是无助于培养我对一个外国地名的亲切感。我想，先是我缺乏亲身的体验、感性的认识，缺乏将知识落实下来的历史感，但我还是觉得，对一个异域文化的了解，只是让我隔靴搔痒地徘徊于他们文明的门庭，了解得再多，也不能登堂入室，也无法将他们的精神化为自己的骨血。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种骨血，而造血的细胞便是这些汉字。我的心田已经播下了一颗种子，另一颗种子，哪怕只有芥菜子那么小，也是无法发芽的。

不过以后再读到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这些地名，想着你曾经走过那里，想着我因此啰嗦地用汉字写下这封信，这些名字就对我生发了意义，也就变得亲切而生动起来了。

7月14日

亲爱的土豆，中午我在厨房，一面洗红嘴的菠菜，一面听蝉大声叫唤。就在靠近厨房窗外的那棵樱花树，三月底开的满树很薄很轻透明的樱花，一阵风就刮下许多片，五天后花啊叶子啊杂错得很难看，终于一片花瓣也不留存的那棵樱花树，如今被蝉儿霸占。真是夏日有力气的蝉，想来是褪了几层皮，很年轻很新鲜的那种，叫声齐整响亮，就像今天的阳光一般鲜明、热烈，那份汹涌的狂热劲头全然不会想到秋风起时他们“不如归去”的凄凉。土豆，其实我是想说几年前，我们在一起在大慈岩，看蝉才蜕了皮，嫩嫩地趴在树身上，薄薄的褐色蝉壳在风中颤抖着，着实让人担心会掉下来，你就一颗一颗捡起来，装进口袋里。你说小时候在上海，拿支顶头是铁丝叉子的竹竿到处跑，叉上粘蒙着蜘蛛网，毒太阳在头顶也不管，一味眯着眼去网那些旁若无人声嘶力竭的蝉。捉了蝉用绳子扎住翅膀，一路拖着跑，他们一会撞到树身上，一会撞在地

面，硬硬的壳壳的响。实在想不出，三十年前的上海竟还是有很多田野很多树的。

真想知道你小时候的样子。即便看了照片，还是想象不出那个尖下巴单眼皮大眼睛的小男孩就是你。也实在想象不了当时你做的事、说的话，会不会如现在一般笑起来嘴角有很羞涩的小括弧，包括你那时候怎么挑食以至长成一棵细细弱弱的芦苇、全不是现在这般沉厚结实。18岁以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啊？居然有那么长的时间，你我都在这个世间，我却对你一无所知，这是多么骇人呢。可见两个人也并不能够完全全相互拥有，就是父母、兄妹，也总有间隔了不见的时间。非得等到那么一天，等待日月星辰一起汇齐了，刚刚好的，你走到那棵树下，我也到了那里，然后一起扭头看见了，一齐说：呀，你就在这里么？

我童年的夏天，夏天的蝉，听蝉叫唤的十岁的我和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将竹床沿街排放，提来井水泼地，待得闷闷的潮气散尽，爷爷歪在竹靠椅上，我坐在竹床边边，听爷爷讲倭寇、妈祖娘娘、许仙白蛇的故事。当时我刚过门的婶婶，满头卷着卷发器，穿件小翻领碎花连衣裙，弯着绿腰一下一下从井里提蓝色冰凉的水。黑色钢丝电扇嗡嗡慢慢转动脑袋，将影子投在烟灰水泥墙上。台风来的时节，松木半门被吹得咿呀咿呀乱叫，散了身架一般晃荡着，我就跑过去，拿把木凳子顶住它。这些事情，我都在《爷爷和花和故事》里写着的。你是知道的，爷爷去世时，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一边写一边哭，你就摸着我的脑袋，看着我的眼睛。可是土豆，即便你是读了我的文字，也是难以想象我的童年吧？我文字里所构造的，仅仅是其间的一个一个画面，似乎很难连缀成一串完整的时间。就是我自己，读文字时，也似乎在读别人的故事呢。我们是回不去了。那些个我想要的如诗的黄昏，那些故事里忽闪忽闪的精灵，

那些穿梭在戏台上的才子佳人，都如蝉儿一般褪去了一层层赭色的壳，蝉儿的声音年年响亮着，年年也会慢慢喑哑下去。只剩得如蝉衣一般的文字，在风中颤抖着，我如你，将他们一颗一颗捡起，收在时间的袋袋里。

我们独自度过的夏天，始于那个名叫凉城的朴素小区吧？穿过排排坐着剥绿毛豆的婆婆，她们的灰白脑袋如摇头风扇一般跟踪我们，善意地窃窃私语探询着这对新来的年轻人。在穿睡衣遛狗儿阿姨的威严审视下，我们一趟趟驮着书爬上七层楼。打开南北大窗，潮润的风，将摊得满地的书页弄得哗哗响。竹席子铺在地上，你坐着整理那些书，有时候你按照作者的生卒年来排，有时你又按出版年份排，过几天又按照国别排。古人晒书得好大地盘，那时候，在我们小小的房间，你大概也只能颠来倒去排排那些书罢？在你津津有味埋头苦干的时候，我蹲在厨房水泥地上，电炒锅架在两块红砖上，烧得发红滚烫，青菜倒进去，“噼”的一声乱叫，油烟和香气就顺风漂溢到整个房间。我挥汗如雨，通红了脸蛋，高声地隔着过道和你说话。这些瞬间，离现在也有十年了。一切都那么简单而历历在目。夜深了，我们将沙发搬到阳台，面对面坐着，将脚架在你的腿上，我看的是《聊斋》，那些女狐狸出没的时间，也多在夏夜吧？夏夜的狐狸必是美丽妩媚，能喝酒，会说笑。

但是十年后的同样时光，你却在美国。时间的错乱让我怀疑空间的真实性。我睡梦之时，你在安静宽大的校园看书；如今我这里正是蝉声喧哗的白日，你却已呼呼睡觉了。真是神奇啊。不能同步感觉着你，便觉得你如此遥远。我试着想象你的每一天，你也全都告诉了我，还是难以确认。就如我难以想象你18岁以前的时光一般。亲爱的土豆，如今你能想到吗？我正蜷腿缩在客厅白沙发上，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些话。

妈妈在厨房，汗流浹背地炒米粉给我们吃，她说米粉一定要配上黑的香菇、绿的芹菜才好看，加以蛭干、肉丝才入味，水不能太多，太多了糊，太少了又硬，她说等你回来时也炒给你吃。餐桌上散滚着新买的麻脸赭红荔枝，我的丝白裙姐姐在桌边剥了壳将莹白柔软的果肉塞进嘴里，听爸爸用莆田方言念《撒谎歌》，那是小时候大暑天里我一边吃荔枝，一边听爷爷念的：

大年三十月光光

一个小偷偷荔枝

被个瞎子看见了

瞎子叫来个哑巴

哑巴喊了声

被个聋子听到了

.....

昨天夜半梦醒，一身是汗。似乎你和我在一个封闭山中，纷繁复杂，前世今生，都经历过了。伏枕细细回想具体景象，却又不能够。索性开灯来看阿连德，看阿连德说夏天里赤裸着身子在厨房做漂亮的菜吃，符合感官世界，自己笑起来，也想这么干。再次醒来，已经九点半了。吃过早饭，告诉爸妈说要去公园拍荷花，冒了大太阳跑去，一枝也无，去年我们坐着看的水塘中的荷花不知何时全被拔光了。懊恼。就坐在水边看黑天鹅，他们一点不理人，一对一对，自顾自相互叫唤，亲嘴，理毛，戏水，游来游去。坐到十点半，蔫蔫回家，路两边各样摊点已然排出，就蹲在一个瓶瓶罐罐摊头，挑拣得草莓花样碗碟三个，也不知

何时会用；对面的西瓜摊，西瓜圆圆的堆得小山般高，中间埋着个圆脑袋男子，赤裸着上半身，好一个圆肚子。进小区时，蝉在树上吵闹地叫嚷，一只条纹黄猫，擦身奔过，跳到护墙头，躬一下身子，回头狡黠地看了我一眼。

7月20日

今天我在夏朵咖啡馆。这个夏朵，总让我不小心就错过了。它陷落在—堆灰蒙蒙难看的楼房中。你留心过吗？它左边是个不锈钢卷帘门五金店，右边的人家将堆旧捣败的彩旗般难看的衣服叮叮当当挂在竹竿上随随便便伸了出去。进夏朵的门，总要低头弯腰如虫子一般很费力钻进去呢。钻进去，就被裹进一个舒适的蚕茧中。“欢迎光临”的齐整唱喏、有声无气若有若无的音乐是围裹出这样一个小小蚕茧的柔绵的丝。我还是坐在靠窗的10号桌，依样是紫色四方桌布、外罩一条菱形宝蓝棉布，桌上一个细长玻璃瓶内插一朵大红康乃馨（好歹是鲜花吧），一个木架罩灯悬吊在桌子上部。落地玻璃窗下部从内里蒙上薄薄的米白窗纱，这很好，让我看不见窗外凹凸发黑的地面。我正对面的砖墙很刻意地涂成灰绿，倒挂着一排干花：粉红的勿忘我暗红的玫瑰——时间早是夺去了她们的鲜嫩容颜，周身散发着干枯萎靡的美丽，她们日复一日地悬挂在墙上，该是怎样心神恍惚、思绪苍白地回想着曾经光艳的时光呢。

夏朵的主人大概是看中它的位置吧？政民路以北是财大，南面是复旦，靠西还有城建学院。这样的枢纽地带，稍稍留心，生意总会好吧？亲爱的土豆，你记得吧，这条柏油政民路，也是近年才冒出来的。我们在复旦读书时，那本是条铁路。我们在第四教学楼上课，四教后面是一